

鹽鐵論

冊二

鹽鐵論卷第六

散不足二十九

救匱三十

鹽鐵鍼石三十一

除狹三十二

疾貪三十三

後刑三十四

授時三十五

水旱三十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車相

隨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蟬乎音聲入耳秋風

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

張云按者當作諾

不顧其患患

至而後默晚矣賢良曰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

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為任

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

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于子

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

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違

違閔世也大夫默然丞相曰張云張之象本相下

治聚不足奈何亦添史字按所添皆誤也此書有

文學曰賢良曰丞相曰即此篇是也丞相史曰丞

相屬官見漢表大夫曰御史大夫也御史曰御史

大夫屬官見漢表大夫曰御史大夫也御史曰御史

所舉賢良文學語者也而丞相曰僅有二語又聊

為問辭獨無可否與餘人全異言猶不言耳即雜

論篇所謂括囊容身也凡後人起代前人詰難則

必為更端之辭具見各篇不更出此兩丞相曰在

大夫曰之閒上有大夫默然是更端下不見丞相

之所更端者以其非詰難也唯前孝養篇後箴

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

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違

違閔世也大夫默然丞相曰

張云張之象本相下

治聚不足奈何亦添史字按所添皆誤也此書有

文學曰賢良曰丞相曰即此篇是也丞相史曰丞

相屬官見漢表大夫曰御史大夫也御史曰御史

大夫屬官見漢表大夫曰御史大夫也御史曰御史

所舉賢良文學語者也而丞相曰僅有二語又聊

為問辭獨無可否與餘人全異言猶不言耳即雜

論篇所謂括囊容身也凡後人起代前人詰難則

必為更端之辭具見各篇不更出此兩丞相曰在

大夫曰之閒上有大夫默然是更端下不見丞相

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

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違

違閔世也大夫默然丞相曰

張云張之象本相下

治聚不足奈何亦添史字按所添皆誤也此書有

文學曰賢良曰丞相曰即此篇是也丞相史曰丞

相屬官見漢表大夫曰御史大夫也御史曰御史

大夫屬官見漢表大夫曰御史大夫也御史曰御史

所舉賢良文學語者也而丞相曰僅有二語又聊

為問辭獨無可否與餘人全異言猶不言耳即雜

論篇所謂括囊容身也凡後人起代前人詰難則

必為更端之辭具見各篇不更出此兩丞相曰在

大夫曰之閒上有大夫默然是更端下不見丞相

之所更端者以其非詰難也唯前孝養篇後箴

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

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違

違閔世也大夫默然丞相曰

張云張之象本相下

治聚不足奈何亦添史字按所添皆誤也此書有

文學曰賢良曰丞相曰即此篇是也丞相史曰丞

相屬官見漢表大夫曰御史大夫也御史曰御史

大夫屬官見漢表大夫曰御史大夫也御史曰御史

所舉賢良文學語者也而丞相曰僅有二語又聊

為問辭獨無可否與餘人全異言猶不言耳即雜

論篇所謂括囊容身也凡後人起代前人詰難則

必為更端之辭具見各篇不更出此兩丞相曰在

大夫曰之閒上有大夫默然是更端下不見丞相

之所更端者以其非詰難也唯前孝養篇後箴

不食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

毛不取今富者逐盧云張驅殲罔置掩捕麇麇耽

洏沈猶鋪百川鮮羔挑幾胎扁張云按幾當作幾

當作肩此句與上句云鮮羔挑下句云皮黃口文

意同羔挑者羊之小者也胎肩者豕之小者也黃

口者鳥之小者也鄭注讀為剋亦必故書也皆謂到

又見於犬人而鄭注讀為剋亦必故書也皆謂到

禮又為幾故見即名其禮為幾說以文作幾幾同字周

天子創而訓為剋也皮剝也見廣雅釋言鮮者月令

之也列子湯問其長子則鮮而食之義略相近

墨子節葬鮮作解蓋誤張之象本於鮮字胎字斷

讀全不可通張失皮黃口春鵝秋鷄冬葵温韭浚

苾蓼蘇豐弈耳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桴

復盧云當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

椽不斲茅茨不翦無斲削之事磨礮之功大夫達

椽楹士穎首席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并幹增

鹽鐵論卷六

中華書局聚

梁雕文檻脩

張云按脩當作楯楯誤為脩猶循脩也

世務篇滑稽而不可脩循之誤也應劭漢書注云楯闌橫也季善注文選魏都賦景福殿賦皆引此

聖憂壁飾

盧云張本聖作聖憂訛當作夔即夔字壁疑壁

古者衣服不中

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

刻畫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

人雜婦百獸馬戲鬪虎唐錦追人奇蟲胡妲古者

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

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柅止則就犁今富者

連車列騎驂貳輜駟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蹠夫

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

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桌而已故命曰

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桌表直領無褱袍合不緣夫

羅紈文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繭紬縑練者

盧云紬大

典細張云華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織不粥

於市今富者縟繡羅紈中者素綈錦冰常民而被

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倍縑

縑之用倍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

木幹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苴蓋蓋無染絲之飾大

夫士則單複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幹蜀輪

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搔盧云當作蚤張云左字

之京賦謂結綏韜杠中者錯鑣塗采珥斬飛鈴張云

作幹尚書大傳云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古者鹿

裘皮冒蹠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麇

豹祛庶人則毛袴衽形樸羝皮傳今富者鴈氍狐

白鳧翥中者罽衣金縷燕駘代黃古者庶人賤騎

繩控革鞮皮薦而已張云華本薦改薦按所改及

其後革鞍鞞成鐵鑣不飾今富者韞耳銀鑷鞞黃

金琅盧云御覽作馬腦二字勒罽繡盧云御覽有馬字弇汗垂珥胡

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暴乾古者汗尊坏飲蓋無

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盧云張本行柳陶瓠

盧云當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後雕文彤漆今富者

銀口黃耳金罍玉鍾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

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張云

作噤噤唏也紵為象箸而箕子噤見集韻入微噤字下潛夫論浮後云箕子所唏今本誤為唏今在

僕妾其語意略倣次公也韓非子云即淮南子云唏唏唏同字唏噤同義也今本韓非譌唏為怖不

可通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燂豚以

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

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棊膾

熟肉今民間酒食穀旅重疊燔炙滿案臠鼈膾腥

覺卯鶉鷄橙拘張云按此當作橙枸史記西南夷列傳云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

音箋常璩巴志言果實之珍有辛蒟給客橙 飴醴醢醢衆物雜味古者

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

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

臠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

因折醒什半盧云疑析醒升斗 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

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臠臘祭祀無酒肉故諸

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

縣佰張云按此有誤也佰當作宿縣懸同字謂懸以賣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猶懸牛首於門

而賣馬肉於內也屠家懸肉格見鄭周禮牛人注若如字不當在閭巷下懸有宿肉言閭巷賣肉者

之多下句阡伯屠沽屠謂殺沽謂賣言就阡伯之閒屠而賣之此段專言食肉下有明文語意相麗

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

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脩其祖祠士一
 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
 者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者南居
 當路水上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雞豕五
 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
 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
 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嫚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
 訑盧云張本馳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
 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
 不素飡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偽行詐為民巫祝以
 取釐謝堅頷健舌盧云意林代以成業致富故憚事
 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
 杠櫛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

葉華之櫛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黻

帷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古者皮

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蒨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

薦草緣蒲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藺蘧蔕而

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獮皮代旃張

華本漢改漢字闐坐平莞張云坐當作登釋名釋

書未見漢字闐坐平莞張云坐當作登釋名釋

登施大牀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牀也然則不當

言坐明矣次之於裘洩貂席之閒即此也闐榻同

字古者不粥絀張云絀當作不市食及其後則有

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殺施成市

張云施當作旅上文已有殺旅重疊之云矣而此

再見者彼言其食之所陳此言其賣之所陳以每

段別為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蜩馬駱日蹇捕庸脯胹羔豆

賜鷲贖雁羹自鮑甘瓠熱盧云疑熱梁和炙古者土鼓

由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胡云張本後卿大夫

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閒酒會各以黨俗彈箏

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

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儻趙謳古者瓦棺

容尸木板塋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

桐棺不衣采槨不斲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

槨槨貧者畫荒衣袍繒囊緹橐古者明器有形無

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醢醢之藏桐馬偶人

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

吏素桑椹偶車櫓輪匹夫無貌領張云貌當作繞

雅釋器方言作繞衿郭注江東通言下裳領桐人

衿同字無繞領猶言無需耳拾補改作完非衣紈

縹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可

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罽罟古者鄰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責辨辨盧云辨同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褻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褱璧端簪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効至於發盧云張本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

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
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
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
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
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
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
郭古者不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
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
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
文繡黎民或糠糟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以君敬
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各以其
時供公職今古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
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

或無斗筭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
婢垂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
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
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贍蠻夷或厭酒
肉黎民泮汗胡云張本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

庶人鹿菲草芟張云按鹿當作麕俗作麕鹿見集韻十一模鹿乃麕之譌也說文麕

州履也麕麕同字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

借鞞鞞革為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紉

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閑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

絲履走者茸芟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

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

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

信襪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

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張云半當作六見史記淮南王列傳漢書伍被傳同華本改九更誤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禦盧云疑御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宣帝建學官張云宣當作皇張之象本改宣帝作陛下非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

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
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
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
人之功其為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張云按修當
作脩集韻六
豪類篇目部
皆云目不明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盧云
疑煖云口極盧
大典窮張云
華本極改窮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
不可為多故國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則
身危丞相曰治聚不足柰何胡云張本丞相
下移入救匱篇

救匱第三十

賢良曰蓋撓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
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
禮方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
節儉率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

無事乎山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業
如是則氣脈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大夫曰孤子
語孝甃者語杖貧者語仁賤者語治議不在己者
易稱從旁議者易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
倪寬練袍衣若僕妾食若庸夫淮南逆於內蠻夷
暴於外盜賊不爲禁奢侈不爲節若疫歲之巫徒
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賢良曰高皇帝之
時蕭曹爲公滕灌之屬爲卿濟濟然斯則賢矣文
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尙有爭引守正之義自此
之後多承意從欲少敢直言面議而正刺因公而
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人主之前夫九
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
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養賢卑

己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之繼

而葛繹彭侯之等張云張之象本彭改澎按漢書

注服虔曰澎音彭褚先生補史記云封彭城此字

復字不得竟改也復古篇云窮夫否婦否鄙同字刺

憂邊篇云豈改也復古篇云窮夫否婦否鄙同字刺

路迴避避云故使廷尉評等評平同字地廣篇云道

之盛無亂萌西寶秦國賓擯同字號周子男君男

南同字險固篇云重門擊拓拓襟同字刑德篇云

吏舉苛而不止苛呵同字大論篇云聖人不費民

之性費拂同字皆其隳壞其緒紕亂其紀毀其客

館議堂以為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

色廉恥陵遲而爭於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之

不恥為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頓

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為

工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

鹽鐵箴石第三十一

衍鹽鐵二字
目錄亦然

丞相曰張云張之象本相下補史字按此即雜吾

聞諸鄭長孫曰張云孫字誤也當作者漢書藝文

子韓子稱之謂外儲說右論語中不稱曾子者當

長者有言日也下文全在論語中不稱曾子者當

時之學尚黃老而桑君子正顏色則遠暴慢出辭

氣則遠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則此有司夙昔所

願覩也若夫劍客論博奕辯盛色而相蘇秦立權

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賢良之議而賢良文學

被不遜之名竊為諸生不取也公孫龍有言曰王

按孔子弟子公孫龍字子石七國時著書者又一

人据下所言則平原君之客非聖門弟子也後又
舉其字為石龍當讀如龔論之為道辯故不可以不
俱字子石龍當讀如龔論之為道辯故不可以不
屬意屬意相寬相寬其歸爭爭而不讓則入於鄙

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飡無以更責雪恥矣縣官
所招舉賢良文學而及親民偉仕亦未見其能用
箴石而醫百姓之疾也賢良曰賈生有言曰懇言
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
易談且不易而况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
而吳得幾不免於患也語曰五盜執一良人枉木
惡直繩今欲下箴石通關鬲則恐有盛胡之累盧云
未詳懷箴橐艾則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載踈其尾
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狹耳此子石所以歎息也

除狹第三十二

大夫曰賢者處大林遭風雷而不迷愚者雖處平
敞大路猶暗惑焉今守相親剖符贊拜益一郡之
衆古方伯之位也受命專制宰割千里不御於內

善惡在於己己不能故耳道何狹之有哉賢良曰

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

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

之幽隱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

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今吏道壅盧云意而不選

富者以財賈官勇者以死射功戲車鼎躍咸出補

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張云繩當作純謂綬文采純為圭也

續漢書輿服志作淳漢官儀作純北堂書鈔引純淳同字拾補改繩為綬非此句言青純不言綬猶

龜不言印擐銀龜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

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

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郡國黎民相乘而不能

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其道蓋

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

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
聰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
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莅千里之政主一郡之
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
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己千里與之
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
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
若仇讎固爲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德開臣
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

疾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爲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爲吏旣多不良
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故
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

也患其貪而無厭也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

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張云士字當重上士句絕下士

下屬庶人爲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今小吏祿

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贍常居則

匱於衣食有故則賣畜粥業非徒是也繇使盧云張本

吏相遣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

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

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

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

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

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大夫曰賢不肖

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己而不能純教於彼

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產非不正鄧皙之僞

也夫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
產不能化必也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
其手足而使之無爲非哉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
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
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
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
全也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
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
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
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皙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
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一而縛
之也

後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器皿不居况鉏民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張云教當作赦赦者聽之反也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卽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姦猶

弋者覩鳥獸挂罽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
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僞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
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
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
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
不樂也

授時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災害疾疫獨以貧
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
力也今日施惠悅爾張云張之象本日改曰行刑
不樂則是閔無行之人而養惰奢之民也故妄予
不爲惠惠惡者不爲仁賢良曰三代之盛無亂萌
教也夏商之季世無順民俗也是以王者設庠序

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
禮義立則耕者讓於野禮義壞則君子爭於朝人
爭則亂亂則天下不均故或貧或富富則仁生贍
則民爭止張云民字當衍後詔聖篇不誤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
貪夫不恡何則所饒也夫爲政而使菽粟如水火
民安有不仁者乎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
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
委蛇起而爲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
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
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賢良曰周公之相成
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乏人盧云衍字當非代之耕織
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
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旣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

盧云道之二字脫當有張云之下以上當有脫文拾補道之二字或不之二字未

詳也下文則民從義而從善有誤亦未詳

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從義而

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管子曰

倉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民易與適

禮難與適道大夫曰縣官之於百姓若慈父之於

子也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故春親耕以

勸農賑貸以贍不足通濬水出輕繫使民務時也

蒙恩被澤而至今猶以貧困其難與適道若是夫

賢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

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民愛

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

之務也今時雨澍澤種懸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

野而不得收田疇赤地而停落成市發春而後懸

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湯聖主后稷伊尹賢相也而有水旱之災水旱天之所為饑穰陰陽之運也非人力故太歲之數在陽為早在陰為水六歲一饑十二歲一荒天道然殆非獨有司之罪也賢良曰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循盧云疑脩行於內聲聞於外為善於下福應於天周公載紀而天下太平國無天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張云雨毛詩作雲顏之推故為雲者今詳上文語意似本作雨故下不更引雨我公田之云也凡此書所稱詩皆三家具見各篇

與毛詩異者不少又未可必謂後人以今詩改此處豈三家有作兩者與後漢書左雄傳所引亦作

兩今不省其所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

子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檢也

為民父母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

刃殺之則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饑寒之

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

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

不能累也大夫曰議者貴其辭約而指明可於眾

人之聽不至繁文稠辭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計而

家人語陶朱為生本末異徑一家數事而治生之

道乃備今縣官鑄農器使民務本不營於末則無

饑寒之累鹽鐵何害而罷賢良曰農天下之大業

也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

多農夫樂事勸功用不具則田疇荒穀不殖用力鮮功自半器便與不使其功相什而倍也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爲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大夫曰卒徒工匠以縣官日作公事財用饒器用備家人合會徧於日而勤於用鐵力不銷鍊堅柔不和故有司請摠鹽鐵一其用平其賈以便百姓公私雖虞夏之爲治不易於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則剛柔和器用便此則百姓何苦而農夫何疾賢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鑄煮鹽之時鹽與五穀同賈器和利而中用今縣官作鐵器多苦惡用費不省卒徒煩而力作不盡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爲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輓

運衍之阡陌之閒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

弊易貨張云貨當作買或時貰民胡云張本無時字不棄作業置

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約縣官以徒復作繕治道

橋諸發民便之今總其原壹其買器多堅礮善惡

無所擇吏數不在器難得家人不能多儲多儲則

鎮生盧以生字下屬云鎮疑縮與鏃鏞同生疑坐張云鎮當作銑銑生者鐵衣生也廣韻十

五青銑鐵銑集韻類篇皆青銑銑二文云鐵衣棄膏腴之日遠市田器則

後良時鹽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或木耕手耨土

耨啖食張云啖當作淡此與上文皆雜鹽鐵而論之但鹽略鐵詳耳鐵官賣器

不售或頗賦與民卒徒作不中呈時命助之發徵

無限更繇以均劇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

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

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斲伐而足乎張云此下

鹽鐵論卷第七

崇禮第三十七

備胡第三十八

執務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擊之第四十二

崇禮第三十七

大夫曰飾几杖脩樽俎爲賓非爲主也炫燿奇怪所以陳四夷非爲民也夫家人有客尙有倡優奇變之樂而况縣官乎故列羽旄陳戎馬以示威武奇蟲珍怪所以示懷廣遠明德遠國莫不至也賢良曰王者崇禮施德上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設明堂辟雍以示之揚干

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
之獸角抵諸戲炫燿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
遠方殊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盧
上下辭越裳之贄見恭讓之禮既與入文王之廟
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清歌
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
內附非重譯狄鞮來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
南夷之所多也騾驢馱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
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旁以玉
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
中國明盛德也隋和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
故喻德示威惟賢臣良相不在犬馬珍怪是以聖
王以賢爲寶不以珠玉爲寶昔晏子脩之罇俎之

閒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
亡大夫曰晏子相齊三君崔慶無道劫其君亂其

國靈公同圍張云同當作國此即齊世家之靈公

凡此書不見左氏莊公弑死景公之時晉人來攻取垂都

舉臨菑邊邑削城郭焚宮室隳寶器盡何衝之所

能折乎由此觀之賢良所言賢人為寶則損益無

輕重也賢良曰管仲去魯入齊齊霸魯削非恃其

衆而歸齊也盧云恃疑持張伍子胥挾弓干闔閭

破楚入郢非負其兵而適吳也故賢者所在國重

所去國輕楚有子玉得臣文公側席虞有宮之奇

晉獻不寐夫臣所在辟除開塞者亦遠矣故春秋

曰山有虎豹葵藿為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為之

不害也盧云大典割張

備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語曰賢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鄉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爲寇侵擾邊

境是仁義犯而藜藿不採

張云不字當衍賢良引春秋爲之不採故大夫

云爾正是以採難不採也

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

者仁之賊也是以縣官厲武以討不義設機械以備不仁賢良曰匈奴處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賤而棄之無壇宇之居男女之別以廣野爲閭里以穹廬爲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飲血會市行牧豎居如中國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免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衆其義莫不願爲臣妾然猶脩

城郭設關梁厲武士備衛於宮室所以遠折難而
備萬方者也今匈奴未臣雖無事欲釋備如之何
賢良曰吳王所以見禽於越者以其越近而陵遠
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備胡越而內亡其政也夫用
軍於外政敗於內備爲所患增主所憂故人主得
其道則遐邇潛行而歸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則
臣妾爲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則武勝德盛則備寡
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強並爲寇虐朝鮮踰徼劫燕
之東地東越東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內侵滑服令

張云滑服令三字未詳其誤下文氏棘云云別爲
句張之象本以令字下屬非也棘字各本皆作棘

人拾補云氏棘人冉駹唐昆明之屬擾隴西巴

蜀今三垂已平唯北邊未定夫一舉則匈奴中外

震懼釋備而何寡也賢良曰古者君子立仁脩義

以綏其民故邇者習善遠者順之是以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故為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囂囂中外不寧者咎在匈奴內無室宇之守外無田疇之積隨美草甘水而驅牧匈奴不變業而中國以騷動矣風合而雲解就之則亡擊之則散未可一世而舉也大夫曰古者明王討暴衛弱定傾扶危胡云張有衛弱扶危四字則小國之君悅討暴定傾則無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春秋貶諸侯之後刺不卒戍行役戍備自古

有之非獨今也賢良曰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
足輕利其勢易騷動也利則虎曳病則鳥折辟鋒
銳而牧罷極張云牧當作收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
民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
則民遺怨此秦之所失民心隕社稷也古者天子
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勝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
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內節於民心而事適其力是
以行者勸務而止者安業今山東之戎馬甲士戍
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
室婦悲恨推其飢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
柳依依我今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莫之我哀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
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

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德惠甚厚而吏未稱奉職承詔以存恤或侵侮士卒與之為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也士卒失職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國火魯妾不得意而魯寢災王云按公羊春秋西宮楚女所居故陳蕃亦云楚女怨而西宮災是西宮之女是今天下不非魯妾也蓋師說之異非必劭公之是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曰

張云張之象本相

先王之道軼人而難復

盧人改久王云盧華改是

賢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

行夫稱上聖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

能及也願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螣不生天下安樂盜賊不起流人還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元各得其理也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鬬雖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賢慕能從善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於天下邵陵之會予之爲主傳曰予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

君子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行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勞各脩其業安其性則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賦斂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不貪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旋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蒸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

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

邪氣作則蟲螟

盧云二字大典同張作螟螟

生而水旱起若此

雖禱祀雩祝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

賊矣

盧改也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儒者口

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

獲之力逢須苞堯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則儒者何

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言之不出恥躬

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恥之

矣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不

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者烏獲

逢須也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

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而已張云施當作尸即

善注文選引韓詩曰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

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蓋韓板詩之

傳也以彼訂此則執事亦何患何恥之有今道不

行當是祿之選舉而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羣意君子雖貧勿為

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公卿誠能自

強自忍食文學之至言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

民親以周公之道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

治亂而患之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張云鹽鐵當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撓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

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為者上之所

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

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

作也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盜
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斂不過十一
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
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
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為其無禮義乎及
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
困於下怠於公乎張云公乎當作上公前未通篇
云上入執公功三家者但三家之一也漢書田千
秋傳贊不見次公治何家故無可分析言之而出
於彼也毛詩正義曰經當云執於宮公本或公在
宮上誤耳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為公字然則作正
義時毛詩之本頗有涉三家而舛錯者毛作宮功
故箋云宮中之事三家作公功則為公家之事上
公者上至公家也非毛傳入為
上之義張之象本乎改事非
是以有履畝之稅
碩鼠之詩作也衛靈公當隆冬與衆穿池海春諫
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

何不寒哉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

饑故餘梁肉者難為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為言勤

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

下濕者之窟也張云窟當作病以繫馬百駟貨財

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日無暮稱貸者之急張云

急下當脫也字亦以下文例之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

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

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窶也高枕談臥無叫號者

不知憂私責與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紈躡韋搏盧云

張作搏似誤梁齧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粝之苦也

張云粘當作粘說文粘米作粘見集韻類篇豈粘亦

或從米與字書未見也凡昏旁之字隸從容房闡

之閒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乘

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檐步行者之難也同
牀旃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輓舩登高絕流者
之難也衣輕暖被英裘處温室載安車者不知乘
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
保之不知老母之顛顛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
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
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箠楚之痛
者也坐旗茵之上安胡云張本按圖籍之言若易然亦
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
菅芳張云芳菅衍華本菅芳改草菅非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
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
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
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

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
獄武王行師士樂為之死民樂為之用若斯則民
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
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
而為不便盧云而衍請且罷郡國權沽盧云張關內鐵
官奏可

擊之第四十二

賢良曰文學

張云曰字衍見上張之象本改此既

拜咸取列大夫辭丞相御史大夫曰前議公事賢

良文學稱引往古頗乖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

可行往者縣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

邊尤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撫從方國以為蕃

蔽窮極郡國

張云郡當作羣字或作群故譌也此謂通烏孫大夏等詳見史記漢書

以討匈奴匈奴壤界獸圈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給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爲巨患是以主上欲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擊之何如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興利害筭車舡以訾助邊贖罪告緡與人以患矣甲士死於軍旅中士罷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極矣夫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舜禹興不能易也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於籠甬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戎事然亦寬三陲之役語曰見機不遂者隕功一日違敵

張云違當作遺

累世

爲患休勞用供困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業有緒惡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止也夫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文學曰地廣而不得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閒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鹽鐵論卷第七

鹽鐵論卷第八

結和第四十三

誅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世務第四十七

和親第四十八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于者甚

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

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

以誅厥罪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盧云張本記作紀

府何命亡十獲一乎夫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邇

賢者離俗智士權行君子所慮衆庶疑焉故民可

與胡云張本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所獨見而

文學所不覩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

即君臣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

而易贍民安樂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

數年之穡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或及其澤盧云或疑

咸張云非也或有也文學自自是之後退文任武

苦師勞衆以略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閒民不能

自守發屯乘城輓輦而贍之愚竊見其亡不覩其

成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為蠻

貊所給不痛之何故也盧云何衍張云非也大夫謂數見給為可痛而以文

學不然故作高皇帝仗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

行於匈奴閭里常民尚有梟散況萬里之主與小

國之匈奴乎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權盧云權摧以天

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長城反賂

遺而尚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盧云必同怒也

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故以大御小者王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衆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倍德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脩篁以笞八極驂服以罷而鞭策愈加故有傾衡遺篁之變士民非不衆力勤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爲用此高皇帝所以仗劍而取天下也夫兩主好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怒焉大夫曰伯翳之始封秦地爲七十里穆公開霸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軒轅戰涿鹿殺兩驪蚩尤而爲帝張云按兩驪未詳蓋兩師形近之誤也山海經大荒北經有其事其文云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嫫兩止遂殺蚩尤此句接軒轅戰涿鹿之下其爲一時殺之甚明或百家言黃帝者又謂並殺

雨師也殺雨師者猶淮南子本經訓之言堯使羿繳大風高誘注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是也許慎

注大風風伯也風伯雨師者能作風作雨之人非周禮所謂風師雨師鄭注大宗伯云風師箕也雨

其不畢也可知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為王黃帝以

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故手足之勤腹腸之養也

當世之務後世之利也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

有此長患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強東滅朝鮮西定

冉駝南擒百越北挫強胡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

湯武之舉蚩尤之兵也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

兵非徒奮怒也所以匡難辟害以為黎民遠慮文

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卻強胡竭中國以役四夷人

罷極而主不恤國內潰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

天下和兵破陳涉地奪諸侯何嗣之所利詩云雍

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

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而為諸侯宗周室脩禮長文然國翦弱不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絕祀賴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潁川號周子南君秦既并天下東絕沛水王云按沛水當即淇水漢書朝鮮傳衛滿東走度潁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此秦絕潁水也說文沛水出遼東番汗塞外西南入海是沛係潁之本字

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卻胡狄西略氏羌立帝

號朝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矣文學

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從入

極而朝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楚

三晉號萬乘不務積德而務胡云張本負相侵構兵爭

強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煎之充腸也欲

其安存何可得也夫禮讓為國者若江海盧正文作湖云

張本海大典湖此當句張云華本海改河流彌久

不竭其本美也苟為無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

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

今不絕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大夫曰中

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胡云張本也夫肌膚寒

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為助也唇亡

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懔怛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

邊境則內國害昔者

盧云張本脫者字案大典涂本皆有者字

戎狄攻

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於涇渭東至晉之陸
渾侵暴中國中國疾之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
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
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
遂破祁連天山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
單于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萬
控弦之民旃裘之長莫不沮膽挫折遠遁遂乃振
旅渾耶率其衆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
內河山之外罕彼寇藎於是下詔令減戍漕寬徭
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
莫不願以爲君故不勞而王恩施由近及遠而蠻

貊自至秦任戰勝以并胡云張本兼天下小海內而貪

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為新秦而亡其

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往者兵革亟動

師旅數起長城之北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

輕計還馬足張云尚當云輕計下當云計還馬足中或尚有脫文因誤上計字為下計

字而佚去也輕計輕為計也計還馬足矣莫不寒心史記大宛列傳漢書李廣利傳詳之矣

雖得渾耶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支趙武

靈王踰句注過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

辟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蒙公為秦擊走匈奴

若鷲鳥之追羣雀匈奴勢懼不敢南面而望十餘

年及其後蒙公死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

紛乃敢復爲邊寇夫以小國燕趙尙猶卻寇虜以
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齊桓之衆燕
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者羣臣不并力上下未
諧故也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
患也民思之胡云張本若旱之望雨簞食壺漿以
逆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
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
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爲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
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昔周室盛也越
裳氏來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
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其後
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張云支字衍

有記支字於旁者以支音氏也後因錯入耳拾
補云涂無或盧筆誤或所據非涂之元刻也
因

兵威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爲一家一意同力故難制也前君爲先帝畫匈奴之策兵據西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匈奴之衆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道哉上以爲然用君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不過以搜粟都尉爲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蠡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爲加俛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爲計者固若此乎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強行入爲寇則匈奴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羣臣懼不知所

出乃請屯京師以備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
與羣羌通先帝推讓張云讓當作攘斥奪廣饒之地建張

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

拒匈奴斷其右臂曳劍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廣用

長城以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

計之所過也夫以弱越而遂意強吳才地計衆非

鈞也主思臣謀其往必矣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

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閒地相迫壤相次其勢

易以盧云張本脫大典有相禽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陣

未定兵以接矣師無輜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

所謂食於廚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今匈奴牧於無

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

也況負重羸

張云羸當作羸方言云攬儋也莊子釋文羸廣雅云負也今在釋言作攬

陸不分析言之耳又釋詁二云攝擔也兵以求之

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皋未不知所止皓

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及之三軍罷弊適遺

之餌也故明王知其所無盧云疑倒利以為役不可數

行而權不可久張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

以復枉興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

緣聖主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末計雖當張云

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張云故作欲使人主不遂忿

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胡得衆國而益強先帝

絕奇聽行武威還襲宛宛舉國以降効其器物致

其寶馬烏孫之屬駭膽請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

遁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燒塙之地壯者死於祁

連

連天山其孤未復故羣臣議以爲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羣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爲山未成一簣而止度功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輟幾沮成爲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張云當作傲史記匈奴列傳贊云患其傲一時權此語出於彼索隱曰傲工堯反一

時之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

之真玉大鳥縣官既聞如甘水焉張云史記大宛列傳云天子既

好宛馬聞之甘心此語出於彼亦見漢書李廣利傳如而同字前後多有之乃大興師

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萬里而攻人之國兵未

盧云張本作不戰而物故過半雖破宛得寶馬非計也當

此之時將卒盧云當作方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

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僞萌生盜賊並起守尉

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也爲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則寢以深故謀臣以爲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

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
召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
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
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梁除障塞以
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
矣大夫曰事不豫辨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

禦敵詩云誥盧云張本誥今從詩攷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

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

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

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與夷狄中國為禮

張云狄下當脫之執二字為禮二字當衍此因上脫而下衍公羊信二十一年之傳也上文宋襄公

倍楚而不備倍當作信下文為其無信也首尾一事言宋信而楚無信張之象本刪夷狄二字拾補

添作夷狄與三為其無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字皆全失其意

乘可而發颺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

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蹠而扶猛虎也文學曰

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

受交也張云按此有誤交校同字受即交之複衍者今公羊成元年傳云莫敢當也蓋次公

之本有異複衍例詳於下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

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天下和

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

戈閉藏而不用老子曰兇無所用其角螫蟲無所

輸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蹠蹠

而親之乎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

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合誠

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

利如前乘便而起潛進市側張云市當作司伺同字也以襲

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
何可得乎文學曰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
則近者哥張云華本哥改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
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修
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
多而就寡上下交讓道路雁行方此之時賤貨而
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行王

胡云張本行王作王行

義而滅好儒而

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篤仁以
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爲不仁者之害
己也是以古者蒐獮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
佚而亡戒難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者國之固也

而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輕舉

潛進以襲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石之蹊禍必不

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之所憂也文學曰往者

通關梁張云梁當作市史記匈奴列傳云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又云武帝即位明

和親約吏厚遇通此字漢書無關市不絕以中之漢尚樂關市皆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漢

書同可證也關市者交關為市交有無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內附

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馬邑匈奴絕和親

故當路結禍紛拏而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

甲弛弩行數十年介冑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

烽舉丁壯弧弦而出鬪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

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

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故君子敬而無失與

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故內省不疚

夫何憂何懼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
三會之後乖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相
接然未嘗有堅約況禽獸之國乎春秋存君在楚
誥鮑盧云左作皋之會書公給夷狄也匈奴數和

親而常先犯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復無

信百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

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文學曰王者中立

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國殊俗臻於闕廷鳳皇

在列樹騏驎在郊藪羣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

而仁胡云張辦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范蠡

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爲霸王賢佐故政有不從

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

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隨之

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其從善如影響為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鹽鐵論卷第八

而歸乎天不歸於天於歸國於谷歸於國於鳳皇其所以文辭陳文以辭衣撰矣文學曰王昏中立言百然百然善未象文不殊而故文不介而俗言殊而常夫味然會對益顯具指籍文園出文對其語雖顯於許而文會書公語更妙出險及博味對然未嘗有望然也禽釋之園中春然其言其言三會文對正林疑外雖不出六國皆然其言夫何憂何憂大夫曰自春然其言其言會其言

鹽鐵論卷第九

繇役第四十九

險固第五十

論勇第五十一

論功第五十二

論鄒第五十三

論蓄第五十四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領而歸其

義故畫地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

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待堅甲而克善守不

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

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既而偃兵措笏而朝天下

之民莫不願為之臣盧云張脫十八既以義取之

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

夫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大夫曰詩云檢狁

孔熾我是用戒盧云當作械張云次公所稱作戒

急也爾雅與此以戒械同字而駁異猶毛詩武夫

之以戒急同義而駁異也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春秋譏

戎驪未至豫禦之盧云譏譎當為大至下脫而字

大字在末上也餘無以補之莊十八年夏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譏戎驪非

彼傳文（依拾補）則當并衍驪字故四支強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

根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漕所以審勞
佚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姓不贍
出禁錢解乘輿驂貶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未見
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非所聞也文學曰周道
衰王迹熄諸侯爭強大小相凌是以強國務侵弱
國設備甲士勞戰陣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
也今中國爲一統而方內不安徭役遠而外內煩
也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
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
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於骨髓此杜
杜采薇之所爲作也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

攫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張云超當作招過秦論云

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

也故龜猖盧云張本倡涂作猖俱難曉張云案龜

者猖之有毛如被介也下句狐貉不能禽狐貉二

誤未詳有介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輕

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袞職

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衝萬里

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堅垣牆

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文學曰秦胡云張本左

穀函右隴阨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為固金城千

里良將勇士設利器而守陁隧墨子守雲梯之械

也以爲雖湯武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戍卒

刺議篇侯僕雖不敏侯即僕之複行屬上者非拾

亦改大夫為御史故曰天時地利張云時下當脫

而復衍者拾補有故曰天時地利張云時下當脫

者猶言故孟子曰上文天時地利亦有誤當是衍

天時二字以語意推之自可見下文文學曰地利

此相承接與羌胡固近於邊今不敢疑衍取必為

四境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顓與有句踐之變而

為強吳之所悔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

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

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

有汝淵滿堂盧云疑兩堂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

砥嶠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張云河當作

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
兼於濟亳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

家言武靈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
境即此徐廣曰在常山九河非晉有甚明而奪

術以守之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西絕
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罷擊其虛使吳王用
申胥脩德無恃極其衆則句踐不免爲藩臣海崖
何謀之敢慮也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
中設扞關以拒秦秦包商洛崤函以禦諸侯韓阻
宜陽伊闕要成皋太行以安周鄭魏濱洛築城阻
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荆代
燕塞碣石絕邪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
山負海河梁關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
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
恤來兵仁傷刑君子爲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
重門擊拓盧云張本柝下同朔以待暴客言備之
素脩也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千胡云張本

十里為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也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為強高城不足為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拓而待傳曰諸侯之有關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盧作尺八

云三尺論案史記刺客傳索隱引作七首不足恃尺八又於吳世家云七首長尺八寸

也秦王憚盧云索隱作操於不意列斷賁育介七尺之利

也使專諸空拳不免於為禽要離無水不能遂其

功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鋌也內據

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強弩以與貉虜騁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則胡無守谷貉無交兵力不支漢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犀軸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崤函而御宇內金石之固莫耶之利也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耰棘檀以破衝隆武昭不擊烏號不發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鋌干將之劍也言以道德爲城以仁義爲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爲軸以仁義爲劍莫之敢

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

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細矣

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

守備盧云張本脱衛者皆懼專諸手劍歷萬乘刺吳王

尸孽立正鎬盧云當作縞冠千里聶政自衛由韓廷刺

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暴尸於市今誠得勇

士乘強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

過若曹劌之負盧云疑齊張云負當作質謂劫之

劫質諸侯拾補疑齊未是齊桓公遂其求推鋒拊銳穹廬擾亂

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

也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亳兼臣海內文王

得太公廓鄠鄗以為天下齊桓公得管仲以霸諸

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張云張之象本得下添百里奚三字

按史記匈奴列傳云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入國服
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緄諸一也緄戎二也翟三也
獮四也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五也大荔
六也烏氏七也胸衍八也之戎漢書亦云然全與
百里奚不涉也張之象本妄加之又於上句管
仲之下添甯戚二字使其相配可謂巨謬矣聞
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
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
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
弓以之召遠胡云張本以作德疾於馳傳重驛

論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無城廓之守溝池之固修戟強弩之
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君臣慢易
上下無禮織柳爲室旃席盧云大典席張云華本
席此張守節所爲蓋素弧骨鏃馬不粟食內則備
云席下爲帶者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夫中國天下腹心賢士之

所總禮義之所集財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謀愚以

義伐不義若因秋霜而振落葉春秋曰桓公之與

戎狄盧云張本狐驅之爾況以天下之力乎文學曰匈

奴車器無銀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絲無文采

裙褱曲襟之制都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

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貢纖綺羅紈之

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修戟强弩戎馬

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重一旦有急貫弓上馬而

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

郭因水草爲倉廩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

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

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衣盧云大典木張

云華本衣改木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羣

臣爲縣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存爲亡一朝爾也大夫曰魯連有言秦權使其士虐盧云使作虐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長高皇帝受命平暴亂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緒潤色之及先帝征不義攘無德以昭仁聖之路純至德之基聖王累年仁義之積也今文學引亡國失政之治而況之於今其謂匈奴難圖宜矣文學曰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爲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今明主修聖緒宣德化而朝有權使之謀尙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勢奮國家之

用身享其利而不顧其主此尉佗章邯所以成王
 秦失其政也孫子曰今夫國家之事一日更百變
 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廣牧鼓
 鳴矢流雖有堯舜之知不能更也戰而勝之退修
 禮義繼三代之迹仁義附矣戰勝而不休身死國
 亡者吳王是也大夫曰順風而呼者易為氣因時
 而行者易為力文武懷餘力不為後嗣計故三世
 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還凡伯囚執而使不通
 晉取郊沛張云按沛字誤當作柳柳在宣元年
柳上者何休注公羊隱七年戎伐凡伯王師敗於
傳云與郊柳異必舊說也故次公稱之茅戎今西南諸夷楚莊之後朝鮮之王燕之亡民
 也南越尉佗起中國自立為王德至薄然皆亡張
華本天下之大各自以為一州倔强倨敖自稱老

夫先帝為萬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於是遣左將軍樓船平之兵不血刃咸為縣官也七國

之時皆據萬乘南面稱王提珩張云珩當作衡臣贊注漢書提衡云

衡平也是其義也王云珩衡通用非誤字為敵國累世然終不免首係

虜於秦今匈奴不當漢家之巨郡非有六國之用

賢士之謀由此觀難易察然可見也文學曰秦滅

六國虜七王沛然有餘力自以為蚩尤不能害黃

帝不能斥及二世弑胡云張本殺死望夷子嬰係頸降

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首使六國並存秦尚為戰盧云

脫國字趙敬夫補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於始

皇世世為諸侯雄百有餘年及兼天下十四歲而

亡何則外無敵國之憂而內自縱恣也自非聖人

得志而不驕佚者未之有也

論鄒第五十三

珍做宋版印

大夫曰鄒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曠

之道將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萬方猶

無準平而欲知高下無規矩而欲知方圓也於是

推大聖終始之運以喻王公列士中國各山通谷

張云列上脫先字下衍士字此篇所言與史記鄒

衍列傳大略相同今本多誤故張之象本皆失其

讀此以彼義以至海外所謂中國者天下八十張

一字下脫分之一名曰赤縣神州而分為九川張云

作州胡云張本絕陸不通張云陵字當衍說見

下有谷阻二字乃為一州有大瀛海園其外此

所謂八極而天下張云下當作地以困學紀聞所

厚而見無疑矣王伯際焉禹貢亦著山川高下原隰

而不知大道之逕盧云張故秦欲達九州而方瀛

海牧胡而朝萬國諸生守畦畝之慮閭巷之固未
知天下之義也文學曰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隨
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鄒衍非聖人作怪誤張云
誤當作迂史記所謂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
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
能事鬼神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故無補於用者
君子不爲無益於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經道而
德光於四海戰國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
已吞天下欲并萬國亡其三十六郡欲達瀛海而
失其州縣知大義如斯不如守小計也

論蓄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與並祀諸生不可與逐語信往
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遠者合之近

日月在天其徵在人蓄異之變天壽之期陰陽之
 化四時之敘水火金木妖祥之應鬼神之靈祭祀
 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紀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
 知則默無苟亂耳文學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陰
 陽四時相繼父生之子養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
 生仁夏長德秋成義冬藏禮此四時之序聖人之
 所則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廣德教言遠必考之
 邇故內盧云張恕以行是以刑罰若加於己勤勞
 若施於身又安能忍殺其赤子張云以事無用罷弊所
 恃而達瀛海乎蓋越人美羸張云張之象蚌而簡
 太牢鄙夫樂咋喙而怪韶獲故不知味者以芬香
 為臭不知道者以美言為亂耳人無天壽各以其
 好惡為命羿敖盧云說文生敖及獯敖即稟大典
作傲書無若丹朱傲說文又作稟

亦以功張云功當作巧謂力不得其死智伯以貪

狠亡其身天菑之證禎胡云張本作真祥之應猶施與之

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

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

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菑周文武盧云大

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況盧云案

詩云降福攘攘胡云張本攘攘降福簡簡日者陽陽道明

月者陰陰道冥君尊臣卑之義故陽先盧云當盛

於上衆陰之類消於下月望於天蚌蛤盛於淵故

臣不臣則陰陽不調日月有變政教不均則水旱

不時螟螣生此災異之應也四時代敘而人則其

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

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大

夫曰文學言剛柔之類五勝相代生易明於陰陽
 書長於五行春生夏長故火生於寅木陽類也秋
 生冬死故水生於申金陰物也四時五行迭廢迭
 興陰陽異類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
 金生於巳何說何言然乎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
 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
 厭而不陽盧云張本揚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
 懿德肆于時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尸
 血流胡云張本流以爭壤土牢人之君滅人之祀殺人
 之子若絕草木刑者肩靡盧云摩同於道以己之所惡
 而施於人是以國家破滅身受其殃秦王是也大
 夫曰金生於巳刑罰小加故薺麥夏死易曰履霜
 堅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隕零合冬行誅萬物畢藏

春夏生長利以行仁秋冬殺藏利以施刑故非其

時而樹雖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謂逆天道月令涼

風至殺氣動蜻蛚鳴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驅萑

張云張之象本萑改腹按所改非次公稱月令必其明堂月令字如此也言立秋始殺而不及於嘗

新不得以他書之禮字改之謂漢書注及風俗通古今注之類續漢書禮儀志又作劉又肅孝養篇

散不足篇皆云臙臙韓子五蠹云臙臙而相遺以水為其語之所自出臙者說文云楚俗以二月祭

飲食者也此士庶人之禮也臙在二月或誤認風後三成言臙臙者舉終始之辭兩事也臙以二月

俗通之言臙臙者為一事乃改其韻皆云臙冀州為十月二月非仲遠本然也玉篇廣韻引楚俗以二月

八月楚俗二月此必出字林等書然殊失許氏之意許意以後楚俗也韓子故臙與臙接出臙二月對

臘冬至後三戌也否則舍冀州八月初二年春三月令月乃何理乎又漢書武帝紀太初二年春三月令

天下臙五與此即臙耳而注家皆以驅臙說之未為當也尤與此絕不相涉彼曰臙此在臙書亦必

曰驅臙二字連言說文一曰殺食新曰驅臙今本始殺作祈穀驅作離者誤凡云殺食新曰驅臙今

此固許六之可知者此天子之禮也後漢明帝永平元年許六之可知者此天子之禮也後漢明帝永

可知武帝紀注之非其八月之饑始又民闕放效

食新而轉更後時正因不得言饑故亦曰饑以

致率溷也雖不詳何始但叔重之時未嘗有是則

明矣饑與饑久莫之辨故附詳於此風俗通全

引說文亦以又曰為異義仲遠自未必以順天令

謂饑即饑矣然則其誤在晉以來也

文學曰張云華本同四時合陰陽尚德而除刑如

此則鷹隼不鷲猛獸不攬秋不蒐獮冬不田狩者

也文學曰天道好生惡殺好賞惡罰故使陽居於

實而宣德施陰藏於虛而為陽佐輔陽剛陰柔季

不能加孟此天賤冬而貴春申陽屈陰故王者南

面而聽天下背陰向陽前德而後刑也霜雪晚至

五穀猶成霰霧夏隕萬物皆傷由此觀之嚴刑以
治國猶任秋冬以成穀也故法令者治惡之具也
而非至治之風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
其刑罰也網漏吞舟之魚而刑審於繩墨之外反

盧云當
作及
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

鹽鐵論卷第九

鹽鐵論卷第六

蔡其末而天莫亦蔡也

鹽鐵論卷第十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韓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諸聖第五十八

大論第五十九

雜論第六十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姦禁罔疏則獸失法疏則罪漏罪漏則民放佚而輕犯禁故禁不必法夫徼倖誅誠蹠躄不犯張云誠當作誅誠與上文法不必相對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民不踰矩文學曰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民胡云張本人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手知足室女童婦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

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

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爛撲焦

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

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

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盧云張本

脱下十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況於愚

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胡云張本有

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親服

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張云此當云上

過五下文當云上附而下附而刑不過五今本誤互

易之也上殺下殺者五服降殺自己之上己之下

也此罪者也不知者移殺以連刑耳五刑之屬三千

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道務篤其教而已
大夫曰文學言王者立法曠若大路今馳道不小

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罰罪之輕也千仞之高人不
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商君刑棄灰於道而秦
民治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
之資也武兵名食所以佐邊而重武備也盜傷與
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猶魯以楚師伐
齊而春秋惡之故輕之爲重淺之爲深有緣而然
法之微者固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詩云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
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今馳道經營
陵陸紆周天下是以萬里爲民穿也爵羅張而縣
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矯弋盧云當飾而加其上
能勿離乎聚其所欲開其所利仁義陵遲能勿踰
乎故其末途至於攻城入邑損府庫之金盜宗廟

之器豈特千仞之高千鈞之重哉管子曰四維不

張雖皋陶不能為士故德教廢而詐偽行禮義壞

而姦邪興言無仁義也仁者愛之効也義者事之

宜也故君子愛仁胡云張本以及物治近以及遠傳

曰凡生之物莫貴於人人主之所貴莫重於人故

天之生萬物以奉人也主愛人以順天也聞以六

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魯廢焚孔子

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今盜馬者罪死

盜牛者加乘騎車馬馳行道中張云馳行當作行

如淳注漢書江充傳曰令乙乘騎三車

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即其事也車

馬當沒入則非其車馬故以舉苛而不吏舉苛而

不止以為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劍而亡
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

亦可以爲逆面輕主約乎深之可以死輕之可以
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
人也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於法者
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
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
何於人心不厭也古者傷人有創者刑盜有臧者
罰殺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傷人罪與殺人同得
無非其至意與大夫俛仰未應對御史大夫盧云
疑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檝也故轡
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檝不設雖良工不
能以絕水韓子曰疾有固者張云張之象本改不
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強兵以制敵禦難惑
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蠹加之

珍做宋版印

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楛

而禦捍馬也盧云禦疑御捍疑悍今刑罰設備而民猶犯之

況無法乎其亂必也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

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

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舩覆傷昔吳使宰

嚳持軸而破其舩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車今廢

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為

君者法三王為相者法周公為術者法孔子此百

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

從舉陷胡云張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秦張云按

一本卒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秦張云按

夫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申韓第五十六

一四字未詳秦字不當重此因上脫而下衍身幽

囚四字為一句張之象本改下秦為本屬下非

御史曰待周公而爲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救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爲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彊秦韓也文學曰有國者選衆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能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蠆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

流豈曰小補之哉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防
 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涓涓爾
 及其卒汎濫為中國害蓄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
 稽積漂流百姓木棲千里無廬令孤寡無所依老
 弱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蓄親省河隄舉禹之功
 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
 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補哉文學曰河
 決若甕口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亦盧云俱
云必字是胡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茲張本
云張本必滋多其為蓄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
 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
 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
 以繁祉此天為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

業已立垂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御史曰
犀銚利鉏五穀之利而闢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
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
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
嚴刑防非矯邪若隱括輔檠之正弧盧云當作瓜說見非鞅篇
刺也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
賢人不能以爲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
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張云從上當脫不字風字當衍下句而民
不可化可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文學曰法能
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
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
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
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

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濇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之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於閭里無所容故民始犯之命不軌之民犯公法以相寵舉棄其

親不能伏節死理遁逃相連自陷於罪其被刑戮
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
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
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文學曰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
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
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
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今殺
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怠輟耕而隕
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
後世故無賢不肖莫不恥也今無行之人貪利以
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禮義恆於苟生何者一日下
蠶室創未瘳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祿食

大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故或載卿相之
 列就刀鋸而不見閔況衆庶乎夫何恥之有廢其
 德教而責之以禮義是虐民也春秋曰子有罪執
 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
 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
 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及誅胡云張本
 及作誅無罪無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
 矜子貢曰盧云子貢與臧文仲民將欺而況民盧云
疑盜乎故吏不以多斷為良鑿不以多刺為工子
 產刑二人殺一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為民
 父母以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
 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
 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為父隱父為子隱未聞父

子之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王云案公羊閔二年穀梁隱元

年傳俱云緩追以逸賊親親之道也此當未聞兄

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王云案公羊傳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

此亦當本公羊義漢人所引則亦多作其身者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

之相坐老子曰上無欲而民樸上無事而民自富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執政何責也御

史曰夫負千鈞之重以登無極之高垂峻崖之峭

谷下臨不測之淵雖有慶忌之健張云健當作捷司馬相如諫獵

亦云捷言慶忌賁育之勇莫不震懼悼盧云張棟慄者知墜

則身首肝腦塗山石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

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

彼以知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懼而為善

故立法制辟若臨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則民畏忌

而無敢犯禁矣慈母有敗子小不忍也嚴家無悍
虜篤責急也今不立嚴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
之所以敗子則惑矣文學曰紂爲炮烙之刑而秦
有收帑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
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
不寒而慄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
敢不躋哀今之人胡爲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
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慢至於骨肉相殘上
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大嚴而仁恩不施故
政寬則下親上政嚴則民謀主晉厲以幽二世見
殺惡在峻法之不犯嚴家之無悍虜也聖人知之
是以務知盧云當作恩大典亦作知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
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

德之薄也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爲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盧云當作殺沒譌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詔聖第五十八

張云目錄詔作諸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故衣弊而革才盧云當作裁涂才通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一卒之令盧云大典亦作一卒未詳張云張之象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罔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爲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

輕重之務異也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

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

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

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

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今之

治民者若拙御胡云張本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

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

役土崩梁氏盧云疑脫內潰盧云句下不能禁峻

法不盧云疑止故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

雖曾而累之其亡益乎御史曰嚴牆三刃盧云與

樓季難之山高干雲牧豎登之故峻則樓季三刃

張云張之象本季下補難字案張注引韓非陵夷

則牧豎易山巔夫鑠金在鑪莊躄不顧錢刀在路

匹婦掇之非匹婦貪而莊躋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詩云不可暴虎盧云涂本可與詩攷合不敢馮盧云詩攷憑

河為其無益也魯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噲好讓而有子之之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文學曰

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上乎胡云張本刑作乎上

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

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行而孝

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

二世信趙高之計渫篤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

者日積殺民多者為忠厲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

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

往之事張云張之象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

得於臣死不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

弓陳勝吳廣是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面而

攻秦聞盧云當不一期而社稷為墟惡在其能制

羣下而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大夫曰警師

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張云華本儒者不知治世而

善訾議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令

何為施法何為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張云此

誤上文云湯武刻肌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

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春秋原罪甫刑

制獄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所以然乎胡云張本

字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為令秋冬殺藏聖

人則而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

也所以禁強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効也在
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以道其民刑罪未有
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
法則任刑必誅劓鼻盈粟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
足以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
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

大論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槁簡誦死人之語則有司不以張胡云

似文學文學知獄之在廷後而不知其事聞其事

而不知其務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

中繩則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繩之以法斷之以

刑然後寇止姦禁故射者因勢治者因法虞夏以

文盧云當殷周以武盧云當作文案涂本指禪異

時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時治玩弊之民是猶
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文學曰文王興而民
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
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
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蹠躄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
在於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訟
者難張云張之象本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

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智以箠楚正亂以

刀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大夫曰俗

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

猶不用隱括胡云張本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故為

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待自由之木往者

應少伯正之屬張云應少未詳史記酷吏列傳楚

書作段未詳此應當彼何字此云伯正下文云昆

盧徐穀亦皆與史記白政漢書作百正堅盧漢書

同徐勃漢書同武帝紀字作敦敦形近之譌

也駁異今無以訂之張之象本乃取漢書注於下

名之曰古本幾使讀者誤謂其會見鹽鐵論古本

此處與漢書正同不亦厚誣乎凡張之象本所言

闕真有此本勿為所惑可也

徒亂齊趙山東關內暴徒保人阻險當此之時不

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鑿欲

以短鍼而攻疽孔丘以禮說跖也文學曰殘材木

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

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

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湊理
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張云華本聖人從事於
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殫石藏而不施法令設
而不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

者君子也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
 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
 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
 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恥也若此四者庸民之
 所不為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
 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
 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張云華本不以
改以不按拾補云大典以不此有誤也當作孔子
以因進見呂氏春秋貴因有其語而不以能往非
賢才也今本所誤不可通此與申韓篇孔子倡以
仁義而民不從誤不從作從風者同皆傳鈔時未
悉詆聖之意
 而失之也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
 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
 君闔大夫妬孰合有媒張云華本是以媢母飾姿
 而夸矜盧云當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

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

不可如何然惡己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圍

張云按圍字誤也未詳此四句齊景衛靈陽虎桓

繼皆稱其國諡姓名為一例未必如張之象本所

添有匡人圍之在其間也上文大夫言魯齊衛匡

陳蔡亦自為一例文學不言魯匡陳蔡大夫不言

陽虎桓繼皆順其文之便下脫之全誤陽虎謗之桓

張之象本於此處多以意添之也傷毀聖人者狂狡

也惑之人非人也張云按惑字當行之人者此人

夫何恥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為主觀遠臣

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偽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

以為孔子也大夫憮然內慙四據而不言當此之

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歛舉舌而不下

聞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夫曰諾膠車脩逢雨張

脩當作倏焦氏易林有膠車駕東與雨相逢五輦

請與諸生解（易林出東）請與諸生解

雜論第六十

客曰余覩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

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

聞張云漢書載此在田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

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

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

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盧云

漢書論太盧云漢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

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盧云漢其詞閭閻焉侃侃

焉盧云漢書作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

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

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

稽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

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

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張云漢書雍矯當世復

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燦張云華本

此書無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

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

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

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

然張云華本惡改惡大能自解張云漢書可謂博

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

於利末盧云漢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

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盧云漢書性注以及厥宗

車丞相即周魯盧云漢書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

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

張云相下當脫

史字此書言羣丞相御史御史與漢書言丞相御史

兩府之士文不必同此下不言兩府之士漢書上

不言羣皆順其文之便凡漢書與此不同

蓋孟堅多所潤色矣拾補以漢書補未是

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

斗筭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張云張之象本算改選按取漢書也

鹽鐵論卷第十

算選同字未必非次公用算孟堅用

選此類駸異皆當兩存之不得偏從

意中山隱干藝言王賞

不向來而不豈不出於

校勘小識

鹽鐵論以明宏治十四年新涂涂楨所翻宋嘉泰本爲最善嘉靖閒雲閒張之象又有注本析爲十二卷王謨漢魏叢書重刻之其書竄易字句爲有識所譏盧文韶紹弓羣書拾補取永樂大典所載及涂本以校張書頗有是正嘉慶十二年陽城張敦仁古餘重刊涂本附以考證又多盧所未及暇日檢閱因以拾補考證散入正文下取便觀覽湘潭王啓原君豫胡元常子彝搜討往牒復得若干條書中稱王云者君豫說也稱胡云者子彝說也先謙覆加審定見漏義尙多略爲補釋並取唐宋類書所徵引悉心校訂別爲一卷以貽讀者古籍代微展轉益誤又義蘊閱富未易推尋涉筆知疏

臨文增喟大雅宏達幸匡益之先謙記

本議篇廣道德之端通典十一道德作教道

道與導同作教道義長

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

飢寒生通典十一作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

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飢寒生唐諱民為人通典

引此書字句多刪節其不同處取備參證

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

鹽鐵盧出邊用度不足五字云度涂作費今

案涂作度不作費也邊字當上屬為句盧讀誤

縱然披堅執銳縱字當衍

憂邊用損武略盧云憂字疑誤或作為邊用之

憂解案文義言罷鹽鐵均輸則邊用乏絕可憂

故曰憂邊用與損武略對文非誤字

隴蜀之丹漆旄羽 通典十一御覽八百三十六

資產部引丹漆旄羽竝作丹砂毛羽

兗豫之漆絲絺紵 御覽八百三十六資產部引

同通典十一豫作荆河胡云唐代宗諱豫故云

荆河

養生送終之具也 盧云張本終作死案通典十

一御覽八百三十六資產部送終竝作奉終張

本誤

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 盧云張本之用二字脫

大典有案通典十一亦有

廣德行以懷之 通典十一廣作勵懷作化

故川源不能實漏卮 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御覽

七百六十一器物部引同白帖器物部作川源
不能實漏卮不能滿係妄人所改

况上之為利乎 通典十一同御覽七百六十五

器物部上作導於義亦通

往來煩雜 盧云雜當為難案通典十一正作難

盧說是

或不償其費 通典十一無或字是

賤即買貴則賣 盧云即當為則下句同案通典

十一作則即則古書通用不煩改正

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 盧云貿張本牟通考

曰上有命字案通典十一作牟曰上亦有命字

非獨齊陶之縑 通典十一齊作濟御覽九百一

獸部引仍作齊

行姦賣平 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先鄭云質

劑謂市中平買今時月平是也法言學行篇一

闕之市必立之平李注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

據此若今市中經紀平定時價長落矣故曰賣

平潛夫論巫列篇此猶人之有姦言賣平以干

求者也與此行姦賣平同義亦曰賣評見後漢

蓋勳傳注

則商賈侷利自市 通典十一侷作牟

力耕篇王者塞天財 盧改天爲人云新通典改

塞兼并非張駁之案今通典作塞兼并

流有餘而調不足也 通典十一調作拯

而山東被災 通典十一而作今是

通百味之利 盧云味疑末案以通有篇無味利

證之則味爲末字之譌甚明盧說是古書未末
而多相亂末譌爲未淺人因妄改作味耳

賢聖治家非一室 盧云室疑術案通典十一亦
作古之聖賢理家非一室多古之二字

是以羸驢駝 盧云張驢音離駝音宅下驪駝

音馱奚皆大誤驢音閭駝音橐驛音顛乃正音
也舉此一端不能悉正案盧序云張本音多土
音後人勿爲所誤

通有篇楚之宛丘 御覽四百七十二人事部引

丘作陳案御覽是也宛陳皆楚地宛漢南陽郡
今南陽府治陳漢淮陽國今陳州府治故曰天
下名都若陳有宛丘見於詩雅但此言富冠海
內不得專指一丘雖後代嘗緣宛丘立縣固非

漢世所侈稱也

日給月單 單窮盡也

無味利 盧云味疑末案盧說是也書中或云末利或云利末其義一也本議輕重相刺利議諸篇利末二字屢見雜論篇放於利末漢書公孫賀等傳贊作放於末利尤其明證

錯幣篇民事不及 不及當作不給音相近而譌愚者不更本之事 盧云更償也案對上智者有百人之功言此之字當衍不更本事并所業之本事亦不更也此言愚智相懸與下愚智同功意相鍼對盧說非其義

人君不調 調均也

故教與俗改弊與世易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

後世或金錢刀布物極而衰終始之運也 盧

云弊疑幣張云華本改幣案文義作幣是事類

賦錢部引作幣藝文類聚寶玉部御覽八百七

珍寶部八百三十六資產部九百四十一鱗介

部引並作弊幣弊古字通用下文幣數變幣數

易正作幣

禁耕篇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 通典

十函匣作猶柙人主作天地

賑贍窮小以成私威 通典十小作乏

姦形成也 通典十一也作矣

復古篇往者豪彊大家 通典十大作之案北堂

書鈔酒食部御覽八百六十五飲食部引並作

大通典非

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至聚深山窮澤之中通

典十作大抵盡流放之人案唐諱民故改人民

為之人原書當作大抵盡放流人民遠去鄉里

棄墳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窮澤之中多收字也

字則文氣不屬收放形近致衍又誤加也字耳

非鞅篇昔商君相秦也通典十相作理則原是

治字

是以征敵伐國通典十作征伐敵國是

而師以贍通典十而作軍

故用不竭而民不知盧云故下當有利字案通

典十有

蓋文帝之時盧云蓋當作昔案通典十作昔

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通典十作未見

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

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通典十引同案初

學記果木部引作桃李實多者來歲爲之穰御

覽九百六十七九百六十八果部引並同藝文

類聚果部桃下引作桃李之實多者來歲足穰

案凡物豐盛曰穰下云自天地不能兩盈若作

穰則非其義作衰是也梅一作桃蓋所據本有

異

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案文義不當有者字此

妄人所加以配上句通典十無者字

晝夜之有長短也盧云有當作代案通典十正

作代

楚人搔動盧云張本搔作騷案漢書敘傳外內

搔擾潛夫論邊議篇今邊陲搔擾並作搔與搔
動意同

賢聖不能自理於亂世 胡云張本作聖賢案藝
文類聚布帛部御覽八百十四布帛部並引作
賢聖力耕篇賢聖治家非一室論儒篇賢聖之
憂也賢聖恆言無庸倒轉

刺權篇鳴鼓巴俞作於堂下

藝文類聚樂部御

覽五百六十八樂部引作上並有交字此脫

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 初學記帝王部引無其
字

故周德成而後封子孫不以爲黨 荀子儒效篇

云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

而天下不稱偏焉此語出於彼

刺復篇荆楚之士用 漢書李陵傳陵召見武臺

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

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此用荆楚士之明證

論儒篇無鞭策雖造父不能調駟馬無世位雖舜

禹不能治萬民 胡云張本世作勢案世位不

詞勢字是也御覽三百五十九兵部引正作勢

位又二能字下並有以字

憂邊篇則謂之不樂 盧云當作爲謂譌案謂爲

古通非譌字

故民流沈溺而弗救 沈字當刪流沈二字古書

通用疑本作流溺後人改注沈字於下遂兩存

之

然後以爲胡制於外臣 儀禮他國之人則曰外

臣文意言北夷款塞自至然後以爲外臣胡制於三字疑衍

卽匈奴沒齒不食其所用矣

二句有誤字

園池篇廣田收 收當爲牧西域篇擅田牧之利

牧收二字形近致譌下田收同

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 張云者當作耆案御

覽三十六地部引正作嗜

今縣官之多張苑園公田池澤 之字衍

輕重篇水有獮獺而池魚勞 御覽九百一十二

獸部引獮作獮注云獮音頻又云獨曰獮羣曰

獮案獮獮同字淮南子兵略篇畜池魚者必去

獮獮

則后稷之烈 則法也

用鍼石調均有無補不足亦非也 上云非天之

財少也此云亦非也亦下有奪文文學言妄刺

而無益於疾故御史答以用鍼石調均有無補

不足亦非妄刺而無益於疾也如此上下文乃

貫串

夏不失複 言當暑不去複衣

未通篇平百越以爲園圃 張云園當作園案張

說是御覽九百六十六九百七十三果部事類

賦果部引並作園

莫不哀其生 哀思戀也

地廣篇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 善謂人

稱善之要名采善四字連文同意

貧富篇運之六寸 六寸算法也漢書律歷志其

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
六觚爲一握

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 羣書治要遠

下有道字案行遠道與下濟江海對文有道字

是

因資而假物者也 治要因下有於字

歐冶能因國君銅鐵 治要國君作君之御覽七

百五十七器物部引國君下亦有之字案有之

字是也歐冶能因國君之銅鐵與公輸子能因

人主之材木君子能因人主之正朝相配成文

元書有之字明矣 以爲金鑪大鍾 張云金

當作全案治要御覽並作金張說非治要鍾作

鐘古通 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 張云材當

作杆案張說是也杆材形近故杆誤為材一當作壺壺鼎盤杆四器若作一鼎盤材則文不成義治要正作壺鼎槃杆御覽作壺鼎槃孟孟杆同字壺誤為壹轉寫者因改為一耳君子因人主之正朝治要子下有能字以上文兩能因例之此因上元書當有能字而轉寫脫去正作政古通

子思之銀珮 張云銀當作珉案張說非也銀珮

蓋以銀為之初學記器物部御覽六百九十二服章部引並作子思銀珮

毀學篇安之於廣廈芻豢於當為如

夫泰山鷗其患惡得若泰山之鷗乎 藝文類

聚鳥部御覽九百二十三羽族部引夫泰山下

並有之字惡並作焉

車制於雲陽之市

張云華本制改裂案華改是

御覽六百四十五刑法部引正作裂

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

案

鴻字誤鴻門與上蔡遠不相涉御覽六百四十

五刑法部引作東門是也史記李斯傳斯顧謂

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

逐狡兔豈可得乎此語出於彼

襄賢篇孔子爲之

盧云爲疑危案爲字是說詳

本卷

以儒術擢爲上卿

盧云涂作推案涂作擢不作

推盧誤

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

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
急詳文義不當有此字蓋衍文

禹蹙洪水蹙字無義蹙當為感之誤字禹感洪

水者禹憂洪水也御覽四百三十一人事部引

作感感亦感字之誤北堂書鈔衣冠部引作治

則淺人妄改耳

誦詩書負笈張本無誦字盧改詩為誦刪一字

取與上玉屑滿篋對文案文義自通盧刪未是

是以不用而去夫懷寶而無語夫字衍

故曾子倚山而吟藝文類聚人部引倚作傍

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治要諫諍作善言

故桀有關龍逢而亡夏治要作夏亡以下文商

滅例之治要是

不患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 治要

不上有故字倫作論論與聽對治要是

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 治要無適字疑適遇

形近致衍

屈原放逐於楚國 治要國下有也字

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

也 治要事人下有何必去父母之邦句終非

以此作此所以行而不合作行不得合

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 事類賦蟲部

引作以所不覩而不信御覽九百四十四蟲豸

部與此同

雷電之聲 電無聲疑霆字之誤

遭時蒙率 率當為幸形相近而誤

方今人主穀之教令張而不施 穀當為穀穀亦

張也施與弛同穀之教令句張而不弛句謂鹽

鐵法令不改也

殊路篇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而後容

北堂書鈔儀飾部引香澤脂粉作脂粉香澤

案莊子齊物論麗姬毛嬙成元英疏毛嬙越王

嬖妾

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 御覽五百八十五文

部引質作實

訟賢篇騏驎之輓鹽車 藝文類聚獸部御覽八

百九十七獸部事類賦獸部引騏驎並作驥輓並

作負案文學以騏驎太公並論故下文大夫云

無太公之能騏驎之才正與此言相抵是此文

作騏驥甚明麟字誤御覽八百二十八資產部
亦作驥惟輓字與此同垂頭於太行案此
文語意不了太行下應有之坂二字戰國楚策
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
湛跗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
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阪坂字同謂山
陂極峻者驥至阪不能上方始垂頭非上太行
卽垂頭也唐儲光羲詩峻阪悲騏驥李白詩鹽
車上峻阪並用此語藝文類聚獸部御覽資產
部獸部事類賦獸部引本書太行下並有之坂
二字此脫

導道篇言法教故沒而存之言法教下當有也

字爲句

論誹篇稱往古而言訾當世賤所見而貴所聞

言字當衍

所以治者未之有也 所當為而

相矜於後息 盧云句

孝養篇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 御覽八百五十

二飲食部引然作焉上屬為句

刺議篇君子不辭負薪之言 即用詩詢于芻蕘

意

利議篇鷓鴣夜鳴無益於明 鷓一作鶉音轉字

變御覽九百二十一羽族部引此作鶉旦

而使責之疾 當作責之使疾誤倒

國病篇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

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 不令而行不禁而止

是孔子相魯三月事非小位也事類賦天部引
作嘗居小位相魯三月是也居小位卽孟子所
謂委吏乘田承上諸侯莫能用言三月相魯下
屬爲義嘗當形近致誤又脫居字於亦作於與
相形近而誤耳御覽十一天部作嘗居上位相
魯三月上字誤改而餘文並同

諸生莫有能安集國中 文義直貫至何況鹽鐵

均輸乎止莫字衍

顧分明政治失之事故所以然者也 胡云張本

失作識案顧當爲願失上當有得字張改非

雖卽異世亦旣閔天太顛而已 胡云張本卽作

旣旣作卽案雖卽猶雖則也則卽雙聲字張改
非

負迭羣之任 迭為佚之誤佚軼字同

然居民肆然復安 上然字下當有後字

常民文杯畫案 藝文類聚服飾部北堂書鈔儀

飾部引常並作良

散不足篇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乘

字語意不了馬字當在乘下此誤倒御覽八百

二十三資產部八百九十七獸部並作庶人之

乘馬者足以代勞而已亦無其字 故行則服

柅 御覽資產部獸部引柅並作軛

今富者縵繡羅紈 御覽八百十五布帛部引縵

作綺 中者素縵錦冰 錦冰當作冰錦冰亦

素也故素紈謂之冰紈縵錦二物力耕篇不益

錦縵之實亦縵錦對文此誤倒御覽布帛部引

正作素縹冰錦

銀黃華左搔 盧云搔當作蚤張云左字當衍搔

當作瑤案御覽三百五十八兵部引亦作銀黃

華左搔盧張說疑非 珥斬飛鈴 張云鈴當

作軫案御覽兵部引正作珥斬飛軫張說是

革鞮皮薦而已 盧薦作薦云薦訛張云華本薦

改薦案御覽三百五十八兵部四百七十二人

事部引並作薦 革鞍駘成 御覽兵部引駘

作攻

鞮耳 盧鞮作鞮案鞮與鞮同篇韻並云鞮也鞮

耳蓋以革為之著馬耳

蓋無爵觴樽俎 御覽七百五十九器物部引作

蓋無爵樽觴豆 卽竹柳陶瓠而已 盧云瓠

當為匏案御覽器物部引正作匏 中者舒王

紵器 舒王二字無義與紵器亦不相屬御覽

器物部引作野王紵器蓋此器出野王與下蜀

杯為對野王漢縣屬河內郡今河南懷慶府治

舒與野玉與王並形近而譌

而燁豚以相饗 御覽八百四十九飲食部引燁

作捩捩豚見禮記禮運

復薦草緣 北堂書鈔儀飾部御覽七百九服用

部引復並作複 庶人即草蓐索經 顧云索

經者以索為經案顧說是也索經即草蓐之經

御覽服用部北堂書鈔儀飾部席下陳禹謨補

本並云草經雖文有更變可證本書索經二字

之義

百姓或旦暮不瞻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
今蠻夷交脛肆踞 四句相對爲文今字當衍
古者庶人鹿菲草芰 初學記器物部北堂書鈔
儀飾部御覽六百九十七服章部並引作麤屏
草履是也麤與鹿菲與屏芰與履皆形近致誤
一杯棬用百人之力 御覽七百一服用部引棬
下注云去遠反說文曰棬枋
救匱篇衣若僕妾食若庸夫 北堂書鈔衣冠部
引庸夫作傭夫案傭夫與上僕妾對文言賤役
者之衣食也傭庸古字通用御覽六百九十三
服章部引仍作庸

無行人子產之繼 言無人修飾潤色之

鹽鐵箴石篇則恐有盛胡之累 盧云未詳案盛

胡即前訟賢篇東海成顛河東胡建也成盛古

無字通

疾貪篇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

之縣縣求之鄉 詳文義言小計權吏則行施

乞貸長吏則侵漁上下也府下二字當乙

後刑篇有策而勿用 治要用下有也字

民陷於罔 治要罔作罪

發其毒矢也不盡不止 治要其作以止下有矣

字

授時篇國無窮乏人 盧云乏字當衍案盧說是

也治要無乏字

曰教之以德 治要教之下再有教之二字無則

文不可通

則民從義而從善 張云有誤未詳案文義不當

有兩從字治要上從作徙是從徙形近而誤

夫何奢侈暴慢之有 治要有下有乎字

故民易與適禮難與適道 二句文義難通治要

今民上有富字無難與適道四字上文引管子倉

廩實而知禮節百姓足而知榮辱故曰富民易

與適禮治要是也難與適道四字涉下文而誤

衍

水旱篇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 治要德作得無

有字

故循行於內 治要循行作行修正案行修與下聲

聞對治要是

為善於下 治要善作之

周公載紀 治要載紀作在上

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北堂

書鈔帝王部白帖雨部引風不鳴條在雨不破

塊上藝文類聚天部御覽八百七十二休徵部

引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三句連文文

義應爾此風不鳴條四字誤倒在下

無丘陵高下皆熟 御覽三十五時序部引無無

字

今不省其所然 治要引所下有以字是

不知檢也 治要檢作斂

崇禮篇雖蠻貊之邦 治要作雖之蠻貊

奉贄獻者懷天子之盛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儀故

設明堂辟雍以示之 治要獻下有見字盛作

威禮下無儀字故作宜案治要是

角抵諸戲 治要諸作之

昔周公處謙以卑士執禮以治下天下 治要作

處謙讓以交卑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此句下有

故字

見恭讓之禮 治要禮下有也字案與下見大孝

之禮也相對為文也字當有

耳聽清歌雅頌之聲 治要清作升

以玉璞抵烏鵲 御覽八百五珍寶部作烏鵲九

百二十一羽族部初學記寶器部藝文類聚寶

玉部鳥部孔雀類鵲類事類賦禽部引並作烏

鵲鳥字蓋誤褒賢篇夫為烏鵲魚鱉亦烏鵲連

文

隋和之名寶也 治要和下有世字是

不在犬馬珍怪 治要犬作戎怪上有也字

何衝之所能折乎 所字當衍

夫臣所在 臣上脫賢字

備胡篇夫一舉則匈奴中外震懼釋備而何寡也

賢良言德盛則備寡故大夫以此言折之中

外屬匈奴言於詞不順當作匈奴震懼中外釋

備傳寫誤倒中外二字於匈奴下下文中外不

寧咎在匈奴云云中外屬漢言即其明證

鹽鐵取下篇天寒哉我何不寒哉 治要作天寒

乎哉寒乎哉下又有海春曰三字此脫

上漏下濕者之窟也 治要窟作痛

稱貸者之急 張云急下當脫也字案治要有也

字

不知負檐步行者之難也 治要檐作擔

同牀旃席 治要作匡牀薦席

負輅 治要負作服

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 治要

邊作長飄作眺鄉作向

距敵方外之死者也 治要距作推者作亡

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筆楚之

痛者也 治要伏作仗如文調作而調文求作

木案仗几猶據几謂聽訟者而如古字通用潛

夫論實邊篇坐調文書以欺朝廷伏几調文與

坐調文書同義木索筆楚對文並治要是

若易然 盧作若易易然云俱不重案張本重孟

子公孫丑篇今言王若易然不重為是

本重孟

刑人若刈菅芳

張云芳當衍案治要芳作茅芳

茅形近而誤張說非

輦車相望

治要輦作輜

信管而改古字通用

擊之篇賢良曰文學既拜

盧云曰衍大典在篇

首涂本同

害算車舡

害亦當為周之訛

地廣而不得者國危

治要得作德

虎兒相據

治要據作搏

結和篇何命亡十獲一乎

命猶名文學有此語

故折之

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長城

信伸同長城上當有

於字下當有之外二字

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修篁以笞八極 御覽三

百五十九兵部引衡作銜案御覽是銜乃御馬

之具故云以御宇內刑德篇亦云轡銜者御之

具也銜以御篁以笞語意並相聯貫衡則非所

以御矣衡銜形近致誤下傾衡遺篁衡字並當

為銜潛夫論衰制篇法令者人主之銜轡篁策

也以銜篁連文為喻與此正同

李牧追匈奴以廣北州 詳文義與上下不貫李

牧二字當衍漢追匈奴以廣北州其事下誅秦

篇詳之

西域篇其往必矣 盧正矣作也

皓皓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 皓皓當作浩浩

世務篇見利如前乘便而起 如猶而

繇役篇文王底德而懷四夷 北堂書鈔地部引

底作宣

險固篇秦師敗嶠欽崙 盧正師作帥

論勇篇以道德為鞞 鞞胄或字御覽四百三人

事部引作胄

鎬冠千里 盧云鎬譌當作縞案鎬縞古書通用

故縞冠亦作鎬冠非鞞篇縞素不能自分於縞

墨御覽八百十四布帛部引作鎬素亦其證也

論功篇匈奴無城廓之守 盧云廓郭同

旃席為蓋 盧云大典席案御覽一百七十四居

處部引亦作旃席

因山谷為城郭 御覽一百九十居處部引郭作

池

使六國並存秦尙爲戰固未亡也 盧戰下補國

字案固卽國之誤當改不當補

論蓄篇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陽
御覽二百七十一兵部引以母作其母不陽

作不傷

刑德篇道德衆人不知所由法令衆民不知所辟

德字誤治要作徑人作民民作人句末並有

也字

折手知足 治要作折乎知之

然而上下相遁 藝文類聚刑法部御覽六百三

十九刑法部引遁並作趨

律令塵蠹於棧閣 而况於愚民乎 盧云張本

脫此十八字案治要有

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 治要禁下有滋

多二字是

上附下附 案張說是也治要与涂本同則其誤

已久

故治民道務篤其教而已 治要作故治民之道

務篤於教也

千仞之高人不輕凌千鈞之重人不輕舉末兩千

字盧改十

申韓篇若癰疽之相瀝 治要瀝作漫是

非患銚耨之不利 治要耨作鉏

周秦篇親戚小坐 治要小作相

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 治要

兩之字並作而

則以有罪及誅無罪無罪者寡矣治要作則以
有罪反誅無罪反誅無罪則天下之無罪者寡
矣

以養疾子

治要以作似是

未聞什伍之相坐

治要之作而句末有也字是

令大嚴而仁恩不施

治要句末有也字是

嚴家之無悍虜也

治要悍作格

是以務知而不務威

治要知作和

是以施恩無窮澤流後世

治要施恩作恩施與

澤流對文治要是

下沒其身

盧云沒沒譌案治要亦作沒非譌字

詔聖篇則吏何事而理

治要作何事而可理乎

若拙御馬

治要作若拙御之御馬也今本脫三

字則文不成義

其亡益乎 治要亡作有義並通

上乎刑之 治要無此四字

是以虐也 治要作是虐民也

未聞刑罰行而孝弟興也 治要行作任是

不可立矣 治要矣作也是

渫篤責而任誅斷 治要渫作深篤作督

厲民悉者為能 治要厲作斂

故過往之事 張云張本往改任案治要作任

聞不一葇而社稷為墟 盧云當作閒案治要亦

作聞文義自通盧說非

惡在其能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治要制上有

長字與上文不一期下文久字意相鍼對此脫

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 藝文類
聚刑法部御覽六百三十八刑法部引之下並
有於字
進見而不以能往者 盧云不以大典作以不

字與文不

其古無事 治要無此四字

上 治要無此四字

是 治要作是處民也

也 治要作是處民也

不 治要作是處民也

其 治要作是處民也

廣 治要作是處民也

同 治要作是處民也

對 治要作是處民也

有 治要作是處民也

深 治要作是處民也

不 治要作是處民也

後序

漢書田千秋傳言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觀班氏爲傳載大將軍霍光乞千秋教督千秋終不肯有所言而於贊復引桓氏雜論車丞相當軸處中容身而去之語以終之其微意可覩矣以千秋名德見推重大將軍而勤恤民隱之愷又自大將軍出得千秋一言鹽鐵酒權均輸可悉罷也阿附同列取譏後世惜哉桑大夫用心計得幸躡居輔道之位顧紕仲尼而崇商鞅鄙原顏而慕蘇張亦當時大道不明學術不一之咎也至乃夸其籌策之積致富成業鄙哉可與事君乎賢良文學之議正矣若其言不禁刀幣聽

民放鑄俾共人主操柄與二賈諫詞相戾至謂加德施惠北夷必內向款塞斯迂闊不達事情之論也夫所謂以德服人者有力而不輕用力之謂也苟無力則德無由見而人奚自服書曰大邦畏其力力非聖王所諱言武帝之失在於內多欲而急興利至其詰戎固圉未嘗非也是故有鬼方之克迺致氏羌之王非衛霍之師必無渭橋之謁儒生之議苟其不在當局履全盛則戒用兵處積弱則思奮武揅敝補偏取相警厲而已至於國家大政斟酌損益發慮於深宮擇善於逼邇而使草野新進與二三大臣爭詬於朝堂抑豈所以崇國體式方來乎重榘是書竟因備論其時事得失如此桓氏屬文在西漢特嚴徐褚先生之匹歷世繇遠闕

誤相仍如李孟傳姚鼎輩所訾不足病也光緒十
七年歲次辛卯冬十月長沙王先謙